

## 【非虚构写作】生命的底色

□王优

那时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第二节下课后，在同事的办公桌上，我看到了《秋园》。阳光透过窗棂，光斑落在书页上，光影交错间，文字仿若潭水里的游鱼，影布石上，空灵静谧。

由阳台改建成的厨房，不过5平方米的小小空间，除了水池、灶台和料理台，连一张桌子都放不下。每天忙完一日三餐，六十多岁的杨本芬就坐在矮凳上，以高凳为桌，在一沓白纸上开始写关于自己母亲的故事。“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，灶头炖着肉，汤在炉子上滚沸，抽油烟机在轰鸣。”作为家里的长女，杨本芬前半生最大的愿望是读书，始终盼望，终究落空。成为母亲，抚养孩子，到老年，照顾患病的丈夫——活到七十岁还不能睡一个囫囵觉。即便如此，她一生都在竭尽全力读书。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她的口头禅是：但是，还有书籍。

《秋园》讲述的是“妈妈”和“我”的故事，我读到的是两代女性生生不息的坚韧和美好。还有，阅读的美好，写作的美好。

小时候，我也喜欢阅读，这大概来自于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吧。印象中，闲暇时祖父的膝盖上总是摆着一本书，有时是小说，有时是连环画，有时是我们的课本。他靠在椅子上，老花镜搭在鼻梁上，书摊在膝盖上，常常一坐就是老半天。祖母从他身旁经过，嘀咕一句：净看些没用的。祖父腔不开，头不抬，目光散散地在书页上游弋，像是鱼儿游弋在深海里。

听父亲说，祖父本是一名乡村教师，肚子里很有些墨水，字写得极好，还做过文书。后来生活发生变故，遭遇许多不幸，改做裁缝，在裁剪剪缝中缝补漫长的日子。最终回归农人本分，与泥土打交道，同庄稼相厮守。劳作之余，他粗糙的手捧起了泛黄的书。简陋的瓦屋里，靠近大门的椅子上，捧着书的祖父安安静静，仿佛一幅静物画，自带一种迷人的光芒。

我常常被这种光芒打动。我不知道书里究竟有怎样的世界，会让祖父的面容如此沉静，以至于全然忘却了现实的种种。这样的好奇吸引着我，引导着我走近祖父，走进祖父的闲书，一探究竟。

祖父读书极慢，一本书常常要看很长时间。他爱坐在客堂的凉椅上，无论冬夏。冬天常垫一棉垫或是旧衣，椅下搁一火盆；夏天便执一把蒲扇，偶尔摇摇，驱走细蚊与炎炎暑气。有时，他会于凉椅上睡过去，仰头，微张着嘴，鼾声渐起。书横于腹上，间或滑落于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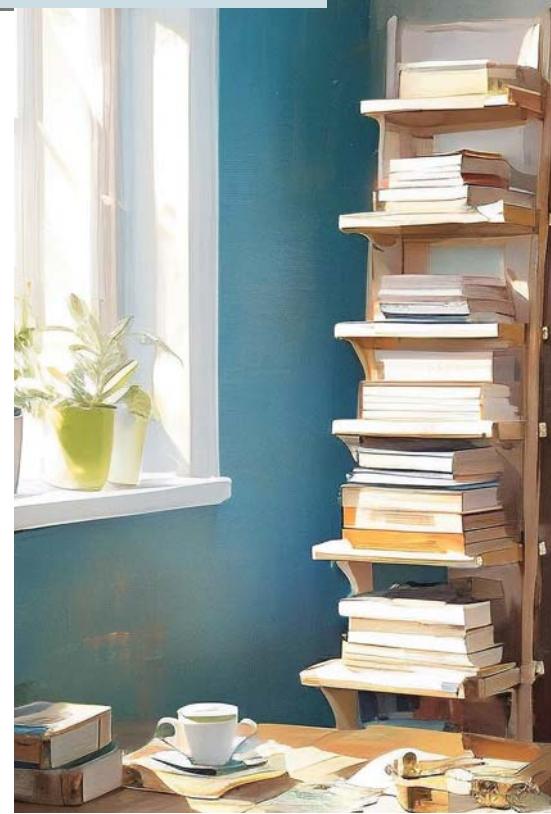
这些书基本上是借来的。《红楼梦》《说岳全传》《七侠五义》《封神榜》《水浒传》《今古传奇》……一本本书在村里流转，传来传去，书被翻得越来越厚，越来越旧，有些已经残缺，祖父依然爱不释手。有时候，看了上部没下部，祖父会和我讲书里的某个情节，推测接下来故事发生的走向。无论我编造出怎样的情节，祖父总是颔首点头，“嗯，有可能。”当我说出对某个人物的看法，祖父常常不置可否，只微微一笑，细细听我诉说稚嫩而鲜明的爱憎。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这样的道理，要多年之后我才能明白。渐渐地，书中的故事长出了无数的触角，将我牢牢束缚住。这些书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，一点点丰富着我贫瘠的童年和想象。

那时候，可读的书非常有限，小说更是稀罕。一切可看之物，课本、杂志、连环画，甚至家里包面条的一小张旧报纸，于我，都是宝贝，总要翻来覆去地看。自己没有书，常常借书来读。借来的书，要飞快看完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归还。“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有借无还，再借就难。”它强大的力度威严地约束着每一个借书的人，要爱惜，讲信用，这样借书、看书才能够进入健康循环的轨道。

我作为女孩，很小就要承担一些家务，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并不多。要想看书就必须自己找时间，挤时间。晚上不能读，点灯是要费油的，煤油是要钱买的，深夜点灯读闲书，遇上暴烈的父母，不光挨打挨骂，是要连书都一起撕掉的。“晚不得艰难苦楚——煤油又不是水！”放学后，我很少在路上逗留，总是飞快地跑回家，把该做的家务做了，然后烧火煮饭，一边烧火一边阅读。有时看得入了神，灶膛里的火熄灭了，或者锅里的水烧干了，全都浑然不觉。这样阴一把阳一把，煮出来的饭菜要么寡淡无味，要么焦糊不堪，挨骂也是经常的事。

借来的书，读得认真，记得也牢。对某些词句特别喜欢，就模仿着用，作文自然比别人写得好，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课堂上念，那时的我，深切体会到了阅读带来的快乐。

进入中学，时间和精力基本放在了课本上，读闲书越来越少。那时唯一的信念就是考大学，惟此才能有更



多读闲书的机会。这也是阅读带给我的启迪，走出去，外面的天地才更广阔。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，我从没觉得读书有多苦有多累，只是不管不顾地往前走。升入心仪的师范学校之后，不再埋首于书山题海，更多的时间我都泡在了阅览室。常常在阅览室一坐就是一下午，直到暮色苍茫，直到阅览室的管理员“啪”地关掉电灯、黑着脸说“关门了，关门了”，才起身离去。

时光流逝，岁月变迁。我渐渐远离了书籍，阅读不再是生活的必需。很多时候，在尘杂上纠缠，于喧嚣里放逐，患得患失又乐此不疲。手机长在手上的时代，书更是成了够不着的远方。揽镜自照，方觉面目可憎，内心荒芜而潦草。

有一天，无意之中看到一幅画：斑驳的木门前，长满了青苔的石阶上，一个小女孩并膝斜坐，两手扶着膝盖上的书，认真阅读，神情专注。她身着白衣，粉色斜襟盘扣旁，青枝横斜，粉蕾初绽。白色长袜隐于朱红的裙下，天蓝色绣花鞋点缀出纤细小巧的腿脚。暮光之中，这个捧书阅读的女孩儿玲珑剔透，只一眼，我整个人便定住了，目光定在画面上，心定在画面上，曾经的阅读时光汹涌而来。

想起朋友敏。她酷爱阅读，从中学时代起，阅读和吃饭睡觉一样，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。参加工作后，每次外出，无论旅途长短，随行的标配就是放进包里的书。她说，书在身边，心就安然。每天睡前的最后一件事必是阅读。“习惯了，不翻几页，睡不着。”这些年来，她从县城到省城，从教之后又从政，无论多累，无论多忙，从未懈怠的一件事就是阅读和写作。“用文字码一座无垠的城堡，万水千山，任我放马牧羊”——这个渴望“坐拥书城”、心有传奇的女子，为终身阅读做了最好的诠释。

于是重拾书本，回归阅读，在文字中寻求安静与力量。游走于文字，徜徉于墨香，有书为伴的日子，平静又充实。岂知一场重疾突如其来，将我击得晕头转向，几乎万念俱灰，身心俱灭。

最终，还是从文字中获得重生的勇气和力量。时间是肉体的药，文字是心灵的药。文字的光芒，驱散了心头的阴霾，阅读与书写让我暂忘病痛与恐惧，阅览大同小异的人间悲欢，见证悬念迭起的生命奇迹，山重水复，柳暗花明，破碎的心一点点愈合，丧失的理智一点点回归。正如佩索阿所说，我所写下的东西，尽管写得很糟糕，但它带给灵魂以伤痛或忧伤，使我们暂时从更糟的东西中分出心来。阅读，无疑是病中最好的伴侣，治愈顽疾的另一剂良药。

静谧的午后，在校园里，我看一个女孩坐在树下阅读，好生美好。春日的阳光暖融融的，黄葛树的嫩叶鲜得滴水，小雀子叽叽喳喳，跃来跃去。她捧着书本，微微低头，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不复存在。情不自禁地，一些小句子在心中慢慢流淌，有一种美无与伦比，那就是捧起书本的样子。喧嚣从来不是生命的底色，安静才是，阅读才是。

(本文作者为高中教师)

□周汉兵

雨刚停，超市老板就把象棋摊摆了出来，立即有人抢占了座位，准备对弈，很快围了一大圈人。

超市在一条街的转角，正对面是办公区域，背面是住宅区域，每天人来人往。老板找人用一块木板做了一个较大的棋盘，买回一副象棋。每天超市一开门，他就把棋盘、象棋、一张方桌和两个凳子拿出来放于人行道的空处，桌子放棋盘，凳子供对弈的人坐，围观的只能站着。只要不下雨落雪，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之一。

老板这一无心之举，没想到成就了一道风景。棋盘只要往小方桌上一放，就给平淡的日子打开了另一扇窗。无论寒冬酷暑，象棋摊前永远围得水泄不通，各路“江湖豪杰”齐聚于此，有退休的，有买菜歇脚的，有路过的……西装革履的上班族，下班后匆匆赶来，在棋盘上寻找片刻的放松与慰藉；刚放学的孩子，背着沉甸甸的书包，挤在人缝里，脖子伸得老长。

这里，总在上演着一幕幕鲜活的市井百态。棋摊上，争吵声、叫好声、惋惜声此起彼伏。输棋的人，有的懊悔地拍着大腿，直呼“大意了，大意了”；有的则不服气，拉着对手要再来一局，非要分出个高下。赢棋的人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，腰杆挺得笔直，享受着众人的夸赞。

常听说：“观棋不语真君子，落子无悔大丈夫。”但在这棋摊，总有观棋者忍不住“吼”几声，有人甚至直接动手“抢”棋子，落子后也总有悔棋的。于是，这棋就有了变数，棋局也愈发热闹了。我也不时挤在人群中旁观。

一盘棋才走几步，一位老者站在红方棋手身旁，双手背后，身子前倾。棋手深吸一口气，执起“炮”，准备落下。老者扯着嗓子喊：“跳马！快跳马！这步棋下去，就能将他一军！”言语间，唾沫星子横飞。棋手不理，执意落炮，围观人群瞬间炸开了锅。有人摇头叹息，有人拍手叫好。

这时，黑方棋手紧锁眉头，原本伸向棋子的手停在半空。还没等他做出反应，旁边突然伸出一只粗壮的手，直接抓起“车”，重重地拍在棋盘上，震得棋子都晃动了，一颗棋子还跳下了棋盘，滚落在地上。原来是另一位围观者，他满脸涨红，兴奋叫嚷：“就该出车，这才是妙手！”

红方不紧不慢，步步紧逼，突然一个卧槽马将军，黑方再无回旋余地。黑方棋手原本淡定的脸上，闪过一丝慌乱，稍作思索，突然伸手按住红方棋手的手，急切说道：“等等！刚才我没看清，这步不算，我要悔棋。”说着，便要去拿刚刚被吃掉的棋子。

红方棋手眉头紧皱，试图挣脱对方的手，提高音量反驳：“落子无悔，这是下棋的规矩，怎么能说悔就悔？”两人互不相让，双手僵持在棋盘上方，围观人群也分成两派，争吵声、劝架声交织在一起。

突然，黑方掀掉棋盘，连吼两声：“不下了！不下了！”随即扬长而去。众人相视一笑，懒得理会，立马又有人抢占了位置，拉开了又一盘棋局的拼杀，象棋摊再次上演随性而为的“连续剧”。

小小棋摊，不过是街边一隅，几张桌椅，棋盘上纵横交错的线条，棋子的碰撞声却交织出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微缩江湖，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间，人们嬉笑怒骂，借棋道述说着百态人生。棋手对阵时的目光如炬、抉择时的谨慎权衡、落子时的果断干脆，围观者的兴奋、焦躁、叹息、吼骂……让棋摊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市井图。棋如人生，人生如棋。在棋子的起落和棋局的胜负之间，对弈者、观棋人都用各自的心态聆听纵横百变的棋语，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新阅读投稿邮箱：qlwbxyd@sina.com